

朱益发 雷平 熊建成 著

的十八楼

解放军出版社



四十八楼

朱益发 雷平 熊建成 著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一月·北京

书名题字：赵 唯

封面设计：潘光午

责任校对：成 平

四 十 八 槽

朱益发 雷 平 熊建成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四川万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65印张

178千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万县)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01—42,500

ISBN 7—5065—0957—1\I.126

定价：2.50元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章	弄假成真..... (4)
第 二 章	逃出鬼窟..... (14)
第 三 章	路在何方..... (21)
第 四 章	血溅神庙..... (29)
第 五 章	重温旧情..... (36)
第 六 章	虎落平川..... (44)
第 七 章	一鸣惊人..... (54)
第 八 章	共党师爷..... (69)
第 九 章	网开一面..... (80)
第 十 章	破仓放粮..... (88)
第十一章	三番五次..... (100)
第十二章	过河入林..... (107)
第十三章	尼庵风波..... (114)

第十四章	特别组织·····	(122)
第十五章	不翼而飞·····	(130)
第十六章	老性复发·····	(137)
第十七章	暗藏杀机·····	(143)
第十八章	铤而走险·····	(154)
第十九章	打草惊蛇·····	(160)
第二十章	司令之死·····	(176)
第廿一章	弃“暗”投“明”·····	(185)
第廿二章	风流女官·····	(196)
第廿三章	洞中相会·····	(205)
第廿四章	花烛之夜·····	(212)
第廿五章	古镇喋血·····	(221)

引 子

说不清是那一年，西海一届老龙触犯了天条，玉皇震怒，将那老龙斩为数段，抛在九州大地，化为三山五岳。而龙头一段，正巧落在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东北边上，化作大巴山脉。大巴山从西到东，穿州过县，长有千里，成为川陕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

当时，那老龙并没有完全落气，还奋力地向南一转，似想喝一口长江淡水，但未能如愿，伸出来的那血迹斑斑的舌头，焦渴地翻卷扭曲，直到化为高山峡谷，层峦叠嶂，这就是“四十八槽”。

这自然是一个神话传说。但方圆百里的四十八槽，确是一片险恶、神秘莫测的地方。这地方地形十分复杂，四十八条沟槽纵横交错，有的地方古木参天，溪水长流，有的地方却滴水不见，寸草不生，一眼望去，只是一山又一山的红砂黄土。这里的气候也特别怪异，有的地方燥热难忍，连冬天也打雷扯闪，有的地方酷寒阴风，终年细雨朦胧，寒彻透骨。

崇山深处，有一个从来不干的“老龙潭”。传说是因当年老龙临死时回望长江，口舌生津的缘故。泉水从地下涌出，然后分数股细流淌去。一支向西，入城口县境，唤作“清江河”，一支向南，入开县，唤作“普里河”；另一支向东，入大宁县，再折入云奉县，唤作“汤溪河”。这三条河弯弯曲曲，几百里之后，又在南边聚成一处，唤作“小江”，在云奉与万县之间，接上长江，接头的地方唤作“江口”。

四十八槽险远贫瘠，地广人稀，又处县县交界，不享皇恩，不食皇粮，不受皇管。因此，从来都是绿林土匪任意出没的地方。官家把四十八槽叫“匪窝子”。哪朝哪代，这里究竟有多少土匪？就连槽中那些占山为王的土匪们自己也难说得清楚。相聚时，听听口音，才知道都是从天南地北而来。官府深知，四十八槽进去容易出来难。逼急了，跑进巴山深处，任你多少官兵巡捕也奈何不得。所以，这里是一块官府从来没法管辖的地方。四十八槽的人，虽然一概被官府叫着“土匪”，但成份复杂，有兵痞惯盗，有越狱逃犯，有江湖艺人，也有地道的庄稼人，只因担不起沉重的赋税，被逼上了四十八槽，拉一个棚子，一边打家劫舍，一边种田耕地，养儿育女。下川东贪官污吏实在残暴，下川东生灵涂炭，农民深受剥削压榨，日子难熬，古来如此。有民谣：“县长科长梳子梳，乡长保长篦子篦，丘八一过刀子剃。”上了四十八槽，却是天王老子也管不着了。

早年，太平天国失败，石达开的一支人马逃进了四十八槽，扯旗布防，安营扎寨，以图东山再起。但终久死灰难于复燃，起义军就地遣散。从此，化作土匪，专与官府作对。他们繁衍的后人，也一代一代在四十八槽活了下来，混居于土匪王国之中。

到了民国二十几年，战火连连，官府腐败，农村更加凋敝，民不聊生。四十八槽附近几县的农民，常因忍受不了压榨，上山为匪。他们或三五人为一棚，或七八人为一棚，大的棚子二三十人，最小的棚子只有一个人。因此，棚子与棚子之间争高下，抢地盘，也难免闹出些打打杀杀，分分合合的事来。

民国三十五年春夏之交，四十八槽又多了个棚子。为首的叫李泡毛，长得精瘦，二十来岁却很出老相。他带着个老婆叫任昌秀，不过十六七岁，长得分外鲜艳美貌。皆因那男的其貌不扬，好赌钱嫖娼，又好烧大烟，断烟时，便蔫耷耷如同一只快鸡子。因此，便引起好些草莽英雄的愤慨来，认为那女人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屎上！”于是，有人打她的主意。谁知这女人外秀内刚，小小年纪，却手使双枪，百发百中，一身好武艺，令人望而生畏，不敢近身。她偏偏就对那李泡毛钟情，家中大小活儿，总是一个包了，从无半点怨气。

谁会想到，正是李泡毛搭起的这个棚子，惹出了一串串事来，轰动了几州几县，给四十八槽的历史记下了最壮丽的一章。

第一章 弄假成真

匡当一声，门开了。朱洪亮猛地被人推了一把，踉跄几步，终于没有站稳，跌倒在地上。门又关上了。

屋里很暗。朱洪亮忍着痛，支撑起来坐着，揉了揉眼睛，借着门边豁着的一个小洞射入的光线，慢慢地看清了屋里的一切。这是一个简易的土墙牢房，连窗也没有开一个，屋角放着一只尿桶，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他听到身后有什么响动，转身一看，不觉楞了。一堆烂草上有一个人静静地靠墙坐着，两眼烁烁生光。

“洪亮么？”

“黄先生！”

两个人都向前一扑，紧紧地抓住对方的手。朱洪亮万没想到在这里又见到了黄先生。他还是去年见到黄先生的，那时黄先生还在水口镇教书。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只听说他是共产党，官府在到处抓他。

“洪亮，你是怎么来的？”黄先生问道。

不问还好，这一问，朱洪亮一肚子苦水便翻腾起来。“还不是那狗日的范家伙势欺人，硬说我是共产党，把我抓起来，报他的私仇！”朱洪亮越说越气，“我要是出去了，不跟他姓范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就不叫人！”

黄先生听罢，也很气愤，但又慢慢地开导他：“天下姓范的那种人多呢，拼掉一个两个有啥用，得彻底消灭他们，穷苦人才有出头之日。”

朱洪亮问：“黄先生，你是真共产党吧？”

黄先生也不隐瞒：“是的，就为这个才来坐牢的。”

朱洪亮说：“可惜我早不知道！”

“是我没早告诉你，”黄先生笑着说，“想告诉你，又没敢。”

朱洪亮失望地叹了一口气：“黄先生，你当我是什么人？我可是一直敬重你，把你当作朋友！”

黄先生见他有些不高兴，就耐心地给他解释，讲严峻的形势和共产党的纪律。朱洪亮总算明白过来，压低了嗓子又问：

“黄先生，你一定认识共产党的司令曹伟吧？”他说的曹伟，是地下党领导人之一，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十几年来，游击队活跃在川东九县，神出鬼没，打得敌人心惊胆战，鬼哭狼嚎，曹伟的名字老幼皆知。只是没人说得准他是什么样子，在什么地方好找。黄先生是共产党，想来一定见过。

黄先生果然点了点头。

“真的？”

“真的。”黄先生说，“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太好了！”朱洪亮一把捉住黄先生的胳膊，只听“哎哟”一声，黄先生全身紧缩，冒出汗来。原来黄先生受了许多酷刑，身上已没一块完好的皮肉了。

“叫啥子？”门外传来吼声。朱洪亮小心翼翼地扶黄先生躺下，心头好生难过。黄先生一边喘息，一边微笑着说：“没事，没事，是我大惊小怪了。”朱洪亮道：“喝点水吧，黄先生？”回头，朝门外大声吼道：“照门的，端碗水来，快点！”黄先生开玩笑：“你这么凶？”朱洪亮说：“这种人，跟狗一样，不对他凶点，他就越凶。”

说来也怪，从第二天起，两个看守对朱洪亮越来越客气，

以至于连对黄先生也比以前客气多了。黄先生说，可能有别的原因。

朱洪亮年轻，多亏他的精心照料，黄先生的伤口渐渐地愈合起来。而对朱洪亮说来，这狱中的日子过得很有意思。他听黄先生给他谈革命的道理，讲人生的理想，斗争的意义，常常谈到深夜。朱洪亮觉得，自己过去是活得昏昏庸庸，现在明白多了。他决心做人就要做黄先生这样的人。

敌人有好几天没来提审黄先生了，看守人员却又增加了几个。黄先生内心清楚，这儿只是县政府的一个临时监禁室，对于他这个地下党的县委委员，敌人是不会放过的，看来就要把他转移走了。

就在这天夜里，黄先生通过过去和近段时间的考查了解，同意了朱洪亮的要求，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是在最黑暗的时刻，在敌人的狱中。没有党旗，黄先生拖着沉重的脚镣，摸着黑，用指甲在土墙上刻下革命导师的名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

黄先生庄重而严肃地低声说道：“洪亮，根据你的要求和我们以往的接触，以及对你的了解，经反复考虑，我同意介绍并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你如果没有意见，请庄严地举起你的左手，面向着我这边，向党宣誓。”

朱洪亮肃穆地举起了左手，一股火一样的暖流涌遍了全身。

黄先生面壁而立，吃力地举起戴手铐的左手，右手也跟着被手铐带了起来。他的双眼紧盯着对面的墙壁，口里轻声念道：“我以坚决的牺牲精神，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朱洪亮跟着念道：“我以坚决的牺牲精神，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这样，黄先生念一句，朱洪亮就跟着念一句，直到

念完“永不叛党，如违誓言，甘愿受党最严厉的处分。”入党宣誓就算结束了。黄先生转过面来，紧紧握住朱洪亮的双手，激动地说：“洪亮，我们现在就是同志了！”

朱洪亮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他是个没有亲人也失去了家的人，现在却成了“同志”，成了可以和黄先生、曹伟他们一样跟敌人进行“斗争”，跟他们一起为穷人打天下的共产党，他哪能不激动？

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时刻，他又怎能不想起很多往事？他出生在汤溪河边，一个叫梨园坪的贫苦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在码头当苦力。洪亮八岁那年，父亲送他到水口镇小学念书。可就在这年，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朱洪亮的父亲是个大麻子。人们常说“十麻九怪”。也许朱麻子刚好是九个之外的那一个。他为人忠厚，是个从树下过路也怕树叶掉下来打破老壳的人。当地人常说，“若是朱麻子也惹了祸，那恐怕是祸专门要惹他。”谁知，一场大祸真的惹他来了。

这天，朱麻子正提着扁担下工回来，忽听儿子洪亮在竹林凄厉地喊叫。他赶过去一看，儿子的书本散落一地，一条大黑狗正将儿子按在地上撕扯。洪亮一边叫，一边拼命地踢打，无奈狗大人小，孩子的小腿上早被咬去了一块皮，血肉模糊。朱麻子好不心疼。

“嗨！嗨……”朱麻子挥舞扁担去赶黑狗，那狗吓了一跳，正欲离去。谁知竹林边还有一个小孩，正是范团总的儿子范家宏，他也在小学里念书。这会儿，他看狗要退走了，便大声吆喝起来。俗话说，狗仗人势，那狗得了激励，又一个劲地往前扑。朱麻子明白了，儿子被狗咬完全是人为的。他不愿和别人结怨，只好又“嗨，嗨”地吆喝。谁知那狗欺他老实，竟朝

孩子头上扑去。朱麻子急了，一扁担落下去，正打在狗头上，汪地一声惨叫，狗命丢了。

一般说来，打死一条狗算不了啥，顶多赔几块钱了事。但这却是范团总的爱犬。这“团总”是清朝的官，而今虽然没了这个头衔，人们还是这样称呼他。

范团总虽然算不上是什么官，但住在不远的范家大院的那个堂弟范边眼可就利害了。范边眼不但是个能收四、五百石租的大地主，还是三县联防“剿共”司令，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范家的人仗着这份势力，从不把别人看在眼里，凡事都要拣大的一头。村里的大人不惹他，连小孩也不敢和他家的小孩在一块玩。

朱麻子被叫到范家，自知招惹不起。他又是磕头，又是作揖，向范家认错赔礼，并主动出钱赔狗。

“哼……赔，你赔得了吗？我的狗，比你的命还贵！”范团总那老头子爱狗成癖，死一条狗，如丧妣，见着朱麻子，那脸就铁青了。“听着，我要你把它当老子安葬，要你为它披麻戴孝，做三天道场。还要有人哭灵。最后你给我护柩上山安埋。”

朱麻子啥也没说就回去操办狗的丧事。

码头上的一帮工人知道了，忿忿不平，扬言要找姓范的要回道理。朱麻子连忙拦着：“使不得，使不得，求你们千万别再惹出乱子了！”他心里明白，依了范家的，虽然家产荡尽，丢人显眼，但总比吃官司强。人家有钱有势，衙门就象自己的家门呢！

衣衾棺槨很快备齐。做道场的端公道士也一一请到。只有一件事情使朱麻子犯难。他的妻子早亡，儿子尚小，自己又是个男人，全家无一人会哭丧。朱麻子想来想去，总想不出个好

办法。还是邻居李泡毛他娘出了个好主意，请媒婆王桂香代哭，王桂香也很同情，就一口答应下来，连工钱也不肯收一文。

朱家门前，一根高高的竹杆挑引着魂幡，堂屋中央停放着装狗的棺槨，前面竖着“故显考黑犬老大人之灵位”的牌子。周围是锣鼓匠、吹鼓手、端公、道士。他们各行其事，锣鼓声、唢呐声，加上端公道士的“嘛咪嘛咪”和踱来踱去的脚步声，舍着王桂香那呼天喊地的哭唤声，很是凄惨。三天过后，朱麻子披麻戴孝，端着“故显考黑犬老大人之灵位”的灵牌送葬上山，开井垒坟。安埋以后，范团总还趾高气扬地警告朱麻子说：“以后再打我家的狗，办法还不同些。”

朱麻子回到家中，眼看家产荡尽，又无脸面见人，竟一病不起，不到十天，就两眼一闭，丢下儿子洪亮，奔黄泉路上去了。

朱洪亮成了孤儿。靠着左邻右舍，码头工人光顾，东家一碗米，西家一勺粥地喂养起来。小学校的黄先生爱怜这个天资聪明，又勤奋用功的好学生，替他交学费，让他继续念书，一直读了四年。十二岁过后，他就开始在码头帮工，自食其力，工人们很关心他，有武功身手的，还教他几招，朱洪亮习无不精。再长稍大些，他就跟码头工人一样扛包子，上货卸货，一边又拜村里那河南来的任师傅学武，人已是长得精壮结实，一身好气力。

朱洪亮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他爹，他为人也诚恳质朴，但却十分胆大，平时仗义疏财，好打抱不平，好结交江湖朋友。本县“信义社”大爷杨生贤看中了他，主动请他参加了信义社，还封他为“五哥”，小的们则称他“五爷”。这袍哥组织的五爷，是个当家领事的衔头，一般除大爷以外，就数五爷权力最

大。

“信义社”属“德”号上的袍哥组织，是一帮码头工人组成。平时，受尽了“仁”号上的袍哥组织的欺压。皆因仁号上的袍哥组织大都有权有势，大爷就是那个三县联防“剿共”司令范边眼。朱洪亮自幼跟他们就有深仇大恨，当了“五爷”以后，时常和范家作对，但毕竟势单力薄，奈何范家不得。

朱洪亮深知，这样下去仍然没什么出息，必得到外面闯闯世面，才能干一番业绩。于是在兄弟们支持下，考上了四川铜梁军校。这铜梁军校毕业的人，至少也是个连级以上的军官，所以“信义社”出了这么一个人，弟兄们自然暗暗喜欢。范家的老爷们对这件事也看得很重要，他们商量量，由剿共司令范边眼给铜梁军校去了一封信，说朱洪亮有左倾思想，“还曾经在一伙人中公开称赞过共匪游击队司令曹伟，说他，是条好汉”等等。这一来，学校哪还能收留他？结果只读了一学期，就回码头上来了。

这件事叫朱洪亮和信义社的兄弟们咬牙切齿，发誓要报复范边眼。

不久，机会就来了。这天，范团总的儿子范家宏亲自带着几个乡丁押送一批山货来上船。除了一袋一袋的茶叶、土豆外，还有几个木箱，说是木耳。朱洪亮他们扛起那箱子，心头就生了疑，要真是木耳哪会武装护送？这里面一定有鬼。他装着踢着一块石头，拌了一跤，箱子顿时砸破，从打散的木耳里滚出几砣黑乎乎的东西。鸦片！其他兄弟一看，率性将箱子都往地上砸，都藏着鸦片！这一下就惊动了码头上的人，都跑过来，有的大骂范团总是烟毒贩。这事非同小可，结果范家宏和几个乡丁眼睁睁地看着那些鸦片被政府收缴了，还说要追查到底！

这事最后虽是不了了之，但总算大快人心。那一堆鸦片要值多少钱？其中也有范边眼搭的一份，他虽是司令，手中有一两百条枪，但也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也说不出。

范边眼哪会甘休，决心要除掉朱洪亮。但要明目张胆下手，也不容易，那朱洪亮血气方刚，还有一帮兄弟，都不是等闲之辈，得找个名目下手。

也该范边眼时来运转。这天，上峰下了令，要全面搜捕共产党，范边眼立即派人，第一个就把朱洪亮抓了起来，说他是“共党嫌疑”。

朱洪亮被五花大绑，推进范家大院，又结结实实地绑在柱头上。范边眼并不多言，只说了一句：“给我狠狠打，往死里打！”

两个团丁一人一条皮鞭，左右开弓，象打莲枷一样上下挥动。朱洪亮被打得龇牙咧嘴，但一声不吭。

看看差不多了，范边眼问道：“你是共产党吗？快说！”

“放你妈的屁！你这猪狗不如的东西，诬陷老子，有种的明来！”朱洪亮在皮鞭下毫无屈服之意，反而破口大骂。

“别忘了，这是联防司令部，你嘴硬，就打你个死去活来。”范边眼有些生气了，令部下狠狠地打。

“日你范家的祖宗！只要老子能活着出去，就有找你狗日的算帐的时候！”朱洪亮毫不示弱，继续大骂。

范边眼想的是，要整就把这小子的性命整掉，逼他个共产党的招供。可朱洪亮打死不告饶。自己一下子把他打死又不行，共产党嫌疑犯，上司是要得很紧的，还得活着送去。否则追究起责任来，他也担当不起。所以，朱洪亮被毒打一顿之后，由范边眼附上一份“共产党重大嫌疑”的材料，押送进了县城。朱洪亮想的却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这会儿，当他举起左手，向着共产党的领袖们庄严宣誓的时候，他便想到，不仅要为自己一家报仇，还要为天下的穷苦人报仇，要把国民党那些狗日的打个落花流水！

黄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朱洪亮说道：“目前的局势比较严重，国民党在前方吃了败仗，加紧了对后方的残酷镇压，以作垂死的挣扎，但是全国解放的大局已定。我们要紧密配合解放大军行动，捅敌人的老窝，打掉敌人后方的小厨房，牵制住他们的兵力，为迎接全国解放出力！”

朱洪亮全神贯注地听着，把这些话一一记在心里。黄先生又说：“我是敌人定了案的共产党员，敌人是决不会放过的。从这几天的动向看，敌人很快就会把我送走。你可能会留下来，所以，一定要争取机会逃出去，找到曹伟同志，游击队正需要你这样的同志。”

“我上哪里去找曹伟？”

“我也不知道。你先去找一个叫做‘江姐’的女同志，她是我们的联络员，她会帮助你的。”

“江姐怎么找？”

黄先生警惕地摆一摆手，又走过去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屋外万籁俱寂，只偶尔从远处传来一两声狗叫。

黄先生把朱洪亮拉到跟前，声音压得极低：“你先到万县银行宿舍107号找一个‘雷先生’，接头暗号是……”

朱洪亮默默地点着头。

“都记住了？”

“记住了！”

黄先生说：“你的组织关系，我会设法尽快转给他们的。但不管怎样，你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了，在任何艰难的时候，也要保持信念，和敌人开展斗争。”